

浙江新实力文丛（第二辑）
ZHEJIANG XINSHILI WENCONG NO.2

《中国作家》杂志社 湖州市文联编

踏歌清远山水间

风物湖州全国诗文大赛
优秀作品选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浙江新实力文丛（第二辑）
ZHEJIANGXINSHILIWCNCONG NO.2

《中国作家》杂志社 湖州市文联编

踏歌清远山水间

风物湖州全国诗文大赛
优秀作品选



编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浙江新实力文丛·第2辑·1 / 盛子潮, 海飞主编.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452-0338-7

I. ①浙… II. ①盛… ②海…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浙江省—当代

IV. I21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4410号

责任编辑 许 铭

装 帧 乘风工作室

书 名 浙江新实力文丛第2辑 1

主 编 盛子潮 海飞

分 册 名 踏歌清远山水间

编 者 《中国作家》杂志社

湖州市文联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万星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338-7/J.351

定 价 420.00元 (全15册)

本册单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联系电话 0571-88123195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前言 |

在南太湖之畔，有一颗美丽的明珠，她就是湖州。

“吴兴之为郡也，苍峰北峙，群山西迤，龙腾兽舞，云蒸霞起……双溪夹流，繇天目而来三百里……贯乎城中，缘于诸毗，外注具区。”赵孟頫在《吴兴赋》中这样描绘湖州。湖州名因湖成，业因湖兴，文因湖昌，人因湖慧，正是太湖所给予的天地造化，孕育了一个“山水清远、农商并重、崇文重教、柔慧通变”的湖州。

湖州历史悠久，乃吴越之古邑，东南之望郡。这里山清水远、气候宜人、物产丰饶、经济繁荣，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清丽之地、文化之邦”之美誉，是吴越文化交流融会之地，是以湖笔文化、赵（孟頫）体字吴（昌硕）门画为代表的书画圣地，以陆羽、《茶经》、紫笋茶等为代表的茶文化胜地、以钱山漾遗址为代表的丝绸文化发源地。善琏的湖笔名冠天下，为湖州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湖笔文化遗产。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是陆羽隐居湖州时所著。市郊钱山漾遗址曾出土了有4700多年历史、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悠久的蚕丝织物。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堂中央、湖州风光”。湖州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太湖而得名的城市，自然景观十分优美。境内的避暑胜地莫干山、浙北大湿地下渚湖、江南古镇南浔、安吉大竹海等地，名闻遐迩，让人们流连往返。湖州还有众多的历史人文景观，市内的唐代飞英塔塔中有塔，建筑结构奇特；千年古刹铁佛寺的铁观音体态优美，铸造

工艺精湛；历经风雨，大批珍本秘籍完好无损；莲花庄里的松雪斋，仍留有赵孟頫的儒雅风流。

湖州是中国最注重精神生活的地方之一，“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谈印证了其物质财富的充裕，衣食无忧的湖州人也因此特别注重追求精神生活。湖州坊间流传着“人文压山水”的古话，证明了山水与人文的相映生辉。山水的秀丽清远，文人的浅唱低吟，造就了湖州兼收并蓄又束放适度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湖州历史上人才辈出，人文荟萃，既哺育了唐代诗人孟郊、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明代小说家凌濛初、近现代书画大师吴昌硕、新文化运动猛将沈尹默等一批名人，也吸引了王羲之、颜真卿、陆羽、苏轼、胡暖等不少名流。湖州更是产生文学佳篇的沃土，历代著名文学家、诗人鲍照、白居易、杜牧、皎然、张志和、苏轼、司马光、王十朋、赵子昂、戴表元和郑板桥等都曾赋诗著文赞美过湖州的秀美山水，将他们对湖州的情感深深地烙印在这块土地上。

“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如今，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湖州大地，正涌动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在这片热土上，处处回荡着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动人旋律。当代湖州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欣欣向荣的新湖州，拨动着热爱湖州的人们的心弦，他们在清远山水之间踏歌而行，纵情歌唱，演绎出一段又一段寻梦湖州的新赞美诗。此次“风物湖州”全国诗文大赛就给予了他们一个“放歌江南，抒怀湖州”的最佳展示平台，圆了他们一个共同的湖州梦。

梦绕湖州，因为我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目 录

1 前言

情系湖州

002	下渚湖湿地探幽/张抗抗
005	鳄鱼之村/黄亚洲
010	诗走湖州/黄亚洲
015	南浔的魅力/葛剑雄
019	淡竹/苏沧桑
022	人文湖州/李苏卿
025	张志和·西塞山之歌/李广德
028	诗情画意吟湖州/茹 茹
032	名镇南浔的经典写意/余方德
036	吟唱之后俯瞰湖州/周孟贤
041	菰城三咏/刘 浏
043	长兴赋/杜使恩
045	在历史的隧道穿行/郑天枝
050	德清赋/王顺章
052	坐闻“范蠡祠”重修/张林华
055	以诸花香散其处/田家村

文说湖州	062	指缝间流下的城/梅苏苏
	067	风雨莲花庄 悲情赵孟頫/浦军
	071	湖州印象/孙昊
	075	新吴兴赋/胡小龙
	078	莫干山赋/张晓
	080	听风/龚远峰
	083	老城情调/林丛中
	087	那街那人那时光/俞子娴
	090	采茶手记/吴越
	094	水乡秋行/凌建华
	098	防风山，深情的山……/陈如尧
	102	南寻南浔/石竺
	105	候鸟/蒋正超
	110	一座墓葬和一个农人/周武忠
	115	三千年江南 最湖州/屠胡清
	120	古刹钟磬/倪丽佳
	123	寻梦白苹洲 扬帆南太湖/亦无思
	127	苕霅流长/朱靖
	129	清丽湖州/姚澜
	131	江南好，最爱是湖州/朱泽楷
	134	太湖之湖，因菰倾城/胡修竹
	137	望江南 忆湖州/杜逸君
	140	素描章村/王麟慧
	144	QQ相约，我们漂流去/矿泉水
	148	古鄣托梦/陈树
	152	醉在那一蓑烟雨里/杨盛莹
	155	南浔笔记/黄辉
	158	沉浸在百间楼的波纹里/萧萧

诗吟湖州	162	千秋绝艳咏湖州/黄 飞
	169	若上诗草/徐惠林
	174	长兴四章/蒋鑫富
	179	吴 歌/李 浦
	183	对你，我无法自拔/谢晓君
	186	家住湖州/杜文瑜
	190	湖州寻梦/安昌礼
	194	湖州水乡写意/黑 马
	199	江南春秋/江南潜夫
	202	湖 笔/沈建基
	204	江南湖州/流 竹
	207	香 味/郑益琪
	210	穿过开满油菜花的原野/周华庭
	212	湖州笔记/李元业
	214	湖州的雪/杨焱钧
	216	湖州：散章/衷新星
	220	湖州，湖州/沈奕军
	225	烟雨柔情/彭仪一
	227	飞英塔的灵性/于永利
	229	我爱你，湖州/唐以洪
	231	太阳、在下渚湖的水面上升起/赵 言
	233	采桑子/向 迅
	237	湖州映象/徐李亭
	240	获奖名单
	242	评委名单
	244	后记



情系湖州

坐船走下渚湖，
轻轻掠过悠悠的水面，
那种微微的眩晕，
有点像一次想象的梦游。

下渚湖湿地探幽

◎ 张抗抗

下渚湖，一片宁静优雅的江南湿地，位处浙江德清县武康县城东南，一个叫二都的古村边上。尽管事前已听说了它的种种奇妙之处，以及关于它的古老传说。在今年初夏时节那一个斜阳烂漫的傍晚，当我贴近烟波浩淼的宽阔水域，进入河汉曲折的深处，穿越幽然静谧的水巷长廊，这一大片新近开发、少为人知的水乡胜景，仍然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曾走过许多名胜之地，往往总是声名大于亲见实感。而这个卧于绿野、羞于面世、沉默而含蓄的下渚湖，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例外。

若是再不去下渚湖，也许真是枉为杭州人了。毕竟，它离杭州只有半个小时车程，不说近在咫尺，也算得是杭州的后院呵。

下渚湖，古称防风湖。中心湖区达1890亩，比西湖略小，湿地面积10平方公里。北依防风山，水源之一的余英溪汇入东苕溪，属南太湖水系，很久以前古运河曾从中穿境而过。湿地沼泽河汊草滩相连的水域，素有蓄水防洪的“天然海绵”之称。在以水运航行渔业水生经济植物为主的江南水乡，历经数千年岁月风雨，竟然留有保存如此完好的“观赏性”湿地，应是天赐浙人的福份了。

坐船走下渚湖，轻轻掠过悠悠的水面，那种微微的眩晕，有点像一次想象的梦游。

船码头设在碧绿的河湾里，狭长的河湾像一支低调的序曲。水路渐宽，熟悉的水乡河港，船过浪涌，没了泥岸的水线，又缓缓退去。窄窄的河口，

水里隐现着一排齐整的竹篱，是养殖户的鱼寮。船上电瓶发动机的声音戛然而止，像是屏息静气的呼吸，船身无言地滑过竹篱，水面静寂无声。船声复起，在水上划出长长的弯曲弧线，前方豁然开朗，视线所及一片连天的碧水，饱满得像是要溢出来了。这就是被当地人通常称为“漾”的湖泊，也是下渚湖的主体。望得见东北角的湖岸边，两座葱郁的小山，名为和尚山和道观山，中间以细长的扁担山相连。传说夏禹时代防风氏治水，因挑土的扁担断裂，由洒落的土疙变成。山不高，满山苍翠的乌柏树，镶嵌着星星点点的白。白色鲜活，时而闪动，一片片绕着绿山升腾盘旋。船近了，看清那飞翔中的白色，竟是一群群硕大的鹭鸟。白鹭的翅膀在水面掠过又飞升，从容栖息于树冠，那座小小的绿岛，像是开满了巨型马蹄莲。因下渚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多年如一，数量繁多的白鹭群，年复一年在此生息，已经成为下渚湖最具观赏性的景色之一。小船远去，回望湖上两座小山精巧秀美的倒影，人说犹如美女的双乳，也确有几分韵味。

斜阳渐稀，小船经过一处建有竹楼茶屋的小岛，慢慢偏离湖区中心，驶入边缘的湿地水域。眼前是一条隐没于高草中的丝绸水道，宽度似刚容得一条小船通过，伸手可触岸边的湿漉漉的树根。水道如巷，一个弯连着一个弯，眼见得船头抵住了前面土墩，已是“山穷水尽”了，船尾一摆，迎面陡然一道闪亮的水色，长巷又朝着芦苇深处延伸而去。两岸是茁壮的竹林、茂密的芦荻和苇丛，散发出潮湿的草叶气息。偶有几株高昂的松树，（还有并肩缠绵的情侣松），突兀地立于高地，透出一种防风古国桀骜不驯的骨气。间或可见几只毛色鲜亮的农家鸡，在竹林里漫步觅食，这些散养于小岛上的家禽，吃尽新鲜的活虫鲜虾，一日日健康成长，到了秋季，主人只管上岛来捕获即是。欲知何为桃花源，想必也不过是此情此景罢了。船儿径自往前，如在陡峭的山路上盘旋，弯儿拐得越发地频繁。竹叶扶疏，树影婆娑，左边一棵桃，右边一株梅，让人想象春天的日子，在落英缤纷的水流中漂泊，该是怎样的惬意和妙曼。水巷忽然就幽暗下来，两岸的树越发地密集了，像是在小镇的一条廊棚长街里穿行。异香袭来，水气醇厚，只见一棵棵百年树龄的古香樟树在水边依次伫立，水路顿时似被树叶的浓影阻塞了。那一段悠长的港道，扬脖仰面睁大眼睛，一阵慨叹接着一阵惊呼，一个意外连着一个意

外，也许世界上惟有江南湿地的水巷两岸，会生长着如此壮观的古樟树群落。小船贴着盘根错节的树根青苔缓缓滑行，天空消失在树冠里，水巷隐没在树荫里，脑中闪过亚马逊河原始从林间的诡秘河道，那一刻已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据说下渚湖整个湿地水域中，隐伏岛屿台墩600余座。湖中有墩、墩中有湖；港中有汊、汊中套港。弯弯绕走了近一个时辰，就像走失在一座巨大的水上迷宫里了。

天色渐渐明朗，船已驶出水巷，前方是恬淡辽阔的湖面，远远可望见岸边农家隐约的白墙。小船像是在绿色的田野中行驶，两侧漂浮的菱莲莼菰的嫩叶，随着波浪起伏。一只青灰色的苍鹭，蹲着身子懒懒地蹲立在养殖场水中的木柱上；两只长脚鹭鸶拨开水面凌空起飞；三只黑白相间的沙鸥盘旋不去；四只野鸭泰然地逐波浮游。最喜是一群乳毛未干、淡黄色的鸳鸯小雏，扑扑地啄着水草，欢欢地溅起水花，雀跃着钻入油汪汪的水葫芦叶片下去……

德清德清，你拥有满山翠竹的清凉莫干山，已是你不竭的财富和荣耀。却还藏掖着这一片扑簌迷离的下渚湖大湿地，让人一时把杭州西湖都暂忘了。

相传当年大禹为表彰防风氏治水有功，特赐封山禹山方圆百里，立为防风国，为良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从下渚湖上岸不远，即是历时1700年之久，又于1996年重修的防风祠。游历了下渚湖的美景，再听奇异的防风氏神话，德清的自然山水，在历史的风烟中更增添了人文的重墨。

200年前，剧作家洪升有诗曰：地裂防风国，天开下渚湖，三山浮水树，千港划菰芦。

这“天开”二字，尽得下渚湖幽深野逸之神韵。

只求今日游人纷至沓来探望下渚湖时，多多存有维护下渚湖原始风貌的一份爱心。

2004年10月

鳄鱼之村

◎ 黄亚洲

记忆中的相邻长兴泗安的那片土地，一直是一幅水彩。白梨花，青油桐，绿茶垅，满山满坡的红杜鹃，以及把白云浸得很肥硕的天子岗湖和仙山湖，多少回都把我的梦境染出了颜色。那片土地漂亮得就像我当时的年龄，我把自己的二十一岁和二十二岁种植在那里。

我在一九七〇年夏天把户口从杭州上城区涌金街道迁到了那块缤纷的土地上，记得那时迁户口要缴手续费，费用是人民币一分钱。

把户口从嘈杂的城市迁到了一幅画框里，至今想来，仍有几分诗意。

近来，却闻说一群铜头铁尾的鳄鱼爬入了那片土地，似乎是安徽爬来的，一爬就是四百只，猛然听闻，真是有些惊诧。

后来听说此鳄非他鳄，乃扬子鳄，这就又使人高兴了。那些大熊猫一样的野生珍稀动物，那些从两三亿年前某次地球生物大灭绝中劫后余生的勇士，数量上倒也是不嫌多的，只是，为什么这批尤物都爬到了长兴泗安，却是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

前些日子抽个空，兴致勃勃走访了一趟长兴泗安，重做了一日画中人。时为初秋，驱车前往，层林如染的水彩之间，果然多了一处遍布亭台楼阁的园林式建筑，远远望去就很抢眼。

进得大门，迎头便见一块巨石横卧，有喙，有尾，呈鳄鱼状，接待我的养殖科王科长笑盈盈告诉我，这个园子就是正在建设之中的“中国扬子鳄村”了。

扬子鳄汇聚于此，真个有四百条。毕业于浙江林学院的这位年轻科长走到养殖池边，嘴巴一扁，双唇打出一连串的“叭叭”之声，便见一米多长的小鳄鱼蜂起，一条条径自游来，直到脚边。游来的时候，没有声音，而且水面上看不到身子，惟见小小的方形的类似糙石的扁平脑门，整整一个方阵无声而动。王科长特别指给我看，鳄鱼流动之时，尖喙前方是水波不兴的，只在身子两侧拖两条细细的波纹，也就是说，鳄鱼的猎物是始终不会感受到危险的迫近的。到了相距一米前后，笨拙的遍身鳞甲的鳄鱼便会后腿一蹬，闪电般一跃，干脆利落地将大自然“弱肉强食”的基本法则实践一次。

鳄鱼甚至有“瞬膜”复盖于眼，使这种勇猛的动物在水下几米之深处也能看清岸上动静，所以，蹲在河边洗鸡洗鸭的村妇便要小心了，她们的手中之禽可能会在毫无觉察之下便瞬间脱手，甚至脱了手也不知是被谁取走的。

王科长说，一只羊，或者一只小牛，如若置于池中，刹那间就只剩个脑壳了。真是不说不知道，这些被当地百姓称做“猪婆龙”和“水壁虎”的东西，竟有这等厉害。

它们的主食其实是淡水鱼，还有蛙、螺，一天的食量可达十多斤，胃口很好，而且经常是不用牙齿咬嚼，直接吞入猎物。正因为如此，它们也常常被那些猎物戳了咽喉刺了胃，使得长在眼睛上的腺体分泌出液物，于是人们就惊讶：“哦，鳄鱼的眼泪！”

鳄鱼流泪，实在不是出于感情原因。

扬子鳄的稀有就在于它们只适合生活在江浙皖一带，只有这一带的四季气候和各种自然条件勉强受到它们的首肯，譬如，一些美妙的丘陵低洼地带，一些水塘和周边湿地，一些漂亮的灌木丛。它们挑肥拣瘦，严格地筛选着经纬度，不像人类，哪儿都能占领，或者哪儿都能苟活。

现今在野外自然生存的扬子鳄，据说只剩下一百五十多条，大大少于野生大熊猫的数量，生存的栖息地也逐渐呈片断化、岛屿化，且群落之间相互隔绝，多在两条至五条之间，最多的也不过十余条，而且可怕的是每个鳄群往往只有一条雌鳄鱼，这些一雌多雄的野外家庭在日益逼近和日益浓郁的化肥气息和农药气息中苟延残喘。

在上世纪中叶，扬子鳄这一种群几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事情很明白，

要是不加以人工养殖繁衍，这一种群很快将成为历史名词。

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的爬行动物，只有鳄鱼与鸟龟生存了下来，它们似乎是受了历史的重托专门来与人类作伴的，它们相约前行，并且走进了二十一世纪。它们如此坚韧不拔的原因至今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必须善待这种有情有义的冷血动物，它们实在不容易，它们是人的好朋友，为它们做个房地产，盖个亭台楼阁什么的，应是人类最起码的待客之道。

据介绍，林业部早在二十年前就于安徽宣城创办了扬子鳄人工养殖场，搞人工孵化，而且也成功了，扬子鳄在数量上也离开了“濒危”概念，但是问题同时出现，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鳄鱼蛋上。鳄鱼蛋真是个娇贵得不能再娇贵的奇物，它们在人工控制的温度湿度之下孵化后，所产生的鳄鱼就与其父母亲不一样了，这些鳄鱼的基因畸变了，到了冬眠季节再不会自己筑洞进巢冬眠了，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劳动力，于是只好再靠人工冬眠。

人工养殖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就不免有些叫人遗憾，它们不能回到大自然中去怎么办？自然繁衍的扬子鳄种群不会就此消亡了吗？这可又是一种令人叹息的“温室效应”。写到这里，不能不联想到圈养的东北虎，那些乖乖虎们多次在一只有蹄有角的山羊面前束手无策，双目露怯，没有吓破虎胆算是万幸。

据说安徽宣城的扬子鳄繁殖中心也在忧心这个问题，他们曾经将六十余条人工扬子鳄放养到野外去，试图“野化”，但是后果不妙，六十余位冲锋者都不见了踪影，扬子鳄的自然种群根本无法养成。后来，倒是在稻田中赫然见到了一些因捕不到食物而饿死的鳄尸。

这是一种悲壮的实验。

所以就有了长兴泗安尹家边村这个占地十公顷的新建“中国扬子鳄村”，四百条鳄鱼也不是从安徽一路行军来的，而是在这个园子中从无到有逐步繁育起来的。这个扬子鳄村特别推崇自然养殖，整个村落一派田园风光，十二个养殖池皆如天然河塘。扬子鳄就在这里自如栖息，自如进食，到了时候自然也就把鳄鱼蛋产在它们精心构筑的孵化巢中。那里粗砾的草屑和泥沙自会营造出一种精确的控温控湿环境。于是，我们完全可以放心，从那里破壳而出的小扬子鳄绝对会茁壮成长，成长为鳄鱼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确实是这样，人工孵化可以从数量上略略壮大某个濒危物种，但不是一种成功的保护，成功的保护是指野生动物的种群在它们的生存环境中自然恢复，并且达到自然换代的水平。

这是一种引人入胜的挑战。扬子鳄，你们爬过了历史的千山万水来与我们会师，我们人类怎么就舍得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就让战友饿死在路上？我们不是这样做人的。

长兴很有远见，争取到了这个在林业部重点挂号的保护项目。长兴知道自己的气候和青山绿水适合做扬子鳄的房地产，长兴发出了人类的慈悲心。林业部拨了专用款，地方政府也以同样的数额拨了专用款，双方都表现出了莫大的决心和力度。我可以想像在签字的那一刻，一条条扬子鳄在长满了灌木和杂草的看台上咧嘴大笑的情状。

它们怎么能不快乐呢，它们从此就能在一个相当符合安居条件的自然环境中热恋并且生儿育女，同时不必担心自己的亲生子女会出现先天性的痴傻。我们不用对一个个鳄鱼蛋做“B超”也可以相信，在野外条件下破壳而出的小鳄鱼们绝对会成长为“社会精英”，它们一定能在长兴“长兴”！

这个鳄鱼村现在的居民是四百条，据说理想的放养量是两千条，而这个扬子鳄村还有个想法，想突破一万条。一万条是个什么概念呢？那几乎就可以让自然繁衍的扬子鳄不再成为珍稀品种，甚至可以取其零头以饱人类口腹以及做人类的皮包、皮带、皮夹子了。据说食扬子鳄肉可防癌，吞扬子鳄胆能解毒，喝扬子鳄血能使输氧困难的病人起死回生，当然，这些话写起来是对扬子鳄的大不敬，怎么可以食其肉喝其血呢？诸位，我只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一个种群从此走向繁荣昌盛，真的是很鼓舞人心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德，哪怕它们的零头被置入人类的厨房。

由此又要发一句感叹，当年的恐龙没能做到坚韧不拔，没能坚持着活下三四头来，不然也可能在长兴这块美丽的土地上走向繁荣了。恐龙们如果在二十一世纪大群大群地昂头走动，那该是一道多么恐怖而又辉煌的图景。

我总有一个感觉，建县一千七百余年的长兴对地质和历史有一种特别的感悟，很喜欢做一些与地质与古生态有关的善事。“长兴”这两个字，就包含着一种发扬光大的意思。世界地质界在中国有两颗著名的“金钉子”，其

中一颗就设在浙江长兴，明确地为全球二叠与三叠系界线层型断代。联合国的专家们在长兴进进出出，赞叹着这块土地为了历史而无私裸露。如今，几百条自然繁衍的扬子鳄又在这里鲜活地叙述着古生态，在二十一世纪的湿润的土地上大跳街舞，这就不能不叫人对长兴的山水更加刮目相看，发出好山好水的由衷感慨。

长兴并不孤单，据说安徽方面也已经开始了大规模行动，他们将扩建扬子鳄繁殖区，并且将改建十几个野外保护点，另外，江苏和上海也有望建立有关的保护点。我想，听见这些消息，扬子鳄们又将高兴地抬起头，咧开它们的大嘴了，尽管它们的笑声从不见响动。

离开鳄鱼村之前，主人邀我留字。我题了“龙之二兄，人之密友”八字。人说扬子鳄是龙的弟弟，我宁可把它看成是龙的兄长，扬子鳄比龙坚韧多了，龙如今只活在图腾里，或者活在农人的舞龙棒上，而扬子鳄则真切地爬动在浙江长兴泗安，连迁户口的一分钱人民币也没有交，只用它们的粗尾巴在泥地和草尖上整日书写湿淋淋的字。

我们当然看不懂这些文字，但从形迹判断，跑不了是一首自由体新诗。

一首舒心的自由诗，题写在一幅清丽的水彩上，这就是我当日离开长兴之时，于心头挂起的一幅清晰而完整的图画。由此，我这一天心情非常愉快。